

波蘭的社會主義之路

尹慶耀

在東歐，波蘭有比較「獨立」的地位，其人民享有較多的「自由」。戈慕卡被目為民族共產主義者，他有自己的「波蘭社會主義之路」。但在經濟困難情形下，波蘭一方面接近西方，一方面又依賴蘇俄，人民的自由更被加以限制。在可預見的將來，波蘭人民既不能脫離鐵幕，也暫時無法推翻共產政權，而波共的對內對外政策，基本上仍是共產主義的路線。

波蘭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外幾種原因：(一)戈慕卡被認為一個民族共產主義者，波蘭在東歐集團中，一向有比較獨立的地位；(二)波蘭人民比其他共產國家獲有較多的自由；(三)波蘭和西方經濟關係較深；(四)目前東歐各國在經濟領導制度方面從事「修正」，而波蘭却堪稱東歐「修正」理論的鼻祖。以下，且就此數點，略加析述。

波蘭身處德俄二強之間，開國不滿千年，曾四度被瓜分，從世界地圖上抹去。但波蘭人是頑強的民族主義者，第二次大戰後重建被希特勒夷平的華沙，舊市區重要街道完全恢復舊觀，甚至門口還照樣用煤氣燈。至於蘇俄建贈的文化宮，反成為嘲諷的對象。

戰後的共產政權，原為蘇俄傀儡，不受波人歡迎。惟自一九六四年出任統一工人黨(波共)總書記兼政府副總理的瓦迪斯瓦夫·戈慕卡，戰時一直參加保衛華沙的抗德運動，從未亡命國外，被目為國民英雄。一九四七、四八年左右，他曾大唱「波蘭的社會主義之路」，觸怒史達林。一九四九年史達林在東歐整肅狄托主義，戈慕卡被黜，一九五一年入獄。一九五六年波茲南暴動後，戈慕卡復出，十月再當選第一書記，將蘇俄元帥當時任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羅科索夫斯基免職，黑魯曉夫會趕往鎮壓，因見波人擁護戈慕卡而作罷。

波人擁護戈慕卡是為他民族主義的暗示，而非為他共產主義的宣傳。事實上波人是把民族主義放在共產主義之上的。在波蘭三千零九十萬人口(一九六三年數字)中，天主教徒佔九七·六%，而共產黨員和候補黨員僅一六四萬(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發表數字)。一位英國女作家引述「輿論調查」(波共青年團機關報)較早的透露，波蘭青年有七〇%拒斥共產主義。又一九六四年六月波共第四次大會中，波共書記澤·克利什科透露，過去五年因「沒有興趣」和私人理由而脫離的候補黨員二十餘萬，因違反黨紀被開除的黨員三萬三千人。

第二次大戰後，蘇俄奪去了寇松線以東一八萬零九七三平方公里的波蘭領土，包括波石油資源的七七%和差不多岩鹽資源(戰前埋藏量五九億噸)的全部。一九四五年十月俄波締結邊界條約，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正式簽訂關於波羅的海鄰近地段國境線定界條約。在目前這條邊境線無法變更。但由於蘇俄的主張，波蘭獲得舊德領奧得·尼西河以東一〇萬零九七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但澤市、東普魯士之一部、西里西亞及波美拉尼亞，那裏有煤、鐵、鈾等礦產及先進的工業設備，使波蘭可以稱為工業國。其造船業主要集中在但斯克(即但澤)、基尼亞、斯塞新(斯德丁)，都是承襲自德國的資產。然而這條邊界線只是波茨坦協定中的暫定措施，儘管一九五〇年七月波蘭與東德簽訂了邊界條約，但西德并不承認，這使波蘭異常不安。一九六四年四月波俄友好互助條約又續簽了二十年，實與此有關。波蘭支持蘇俄對和平共存予裁軍的立場，一九五七年秋，波外長蘭帕茨基在聯合國提出中歐非核

武裝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戈慕卡提倡凍結中歐核武器（一九六四年三月波政府正式發表備忘錄），那不單是共黨的立場，也是波蘭歷史與地理環境的必然產物。

一九六二年時，戈慕卡會聲稱：「有史以來，波蘭和蘇俄的關係從未像現在這樣密切」。可是後來波投資銀行總裁斯塔尼斯拉夫，米雅蘭等七人，責戈慕卡削弱了波俄關係，這些親俄份子立即被交付審判。

戈慕卡在東歐有較高的地位。他雖然譴責共匪的分裂活動，并在波共第四次大會前逮捕親匪份子，但始終不支持蘇俄召開世界共黨會議公開排斥共匪。一九六四年一月及四月，黑魯騰夫兩訪波蘭，未能改變他的態度。但十月間黑被逐下台，戈却第一個表示不滿，要求克里姆林加以解釋，以致布里斯涅夫與柯錫金不得不移樽就教。然而經莫斯科保證不改變內外路線後，他也就表示同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初，他在莫斯科與蘇俄首腦會晤，他們且強調「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在此時改善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性。

二

戈慕卡重行掌權後，曾允予人民以較多自由。農業合作社解體者達四分之三，其「農業集團」組織與集體農莊大有分別，一九五七年一月准許在五〇公頃以內，農民對土地有繼承、買賣、租賃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修改選舉法後，候選人不限於「人民統一陣線」所推薦者，人民可自由選擇候選人。目前，在華沙可買到美國香烟，報攤上出售西方報紙，文學、美術、音樂等等，只要不是反共的東西，都可以存在。當抽象繪畫問題在蘇俄鬧得天翻地覆時，在波蘭却到處充斥。

然而爲了經濟困難，一九六一年開始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失敗，不得不緊縮投資，輸入食糧。又隨着工資增加，社會購買力提高，但消費物資供應不足，以致物價上騰，工人失業，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即有示威、罷工事件出現。於是戈慕卡乃不得不收緊他的自由政策。本來，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日，波蘭作家協會在華沙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時，就討論了作協三年來的工作和波蘭文學發展的重要問題，以澄清波蘭文學界一度流行的「混亂思想」，促進波蘭文學沿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這暗示一條強硬路線業已現出端

倪。當「自由化」之風吹向東歐時，不僅是波蘭的知識階層，就是一般市民生活，也深受影響。尤其是勞動紀律廢弛，妨礙了經濟計劃的推行。於是，黨內的強硬派，自然乘機抬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波蘭恢復了國立學校的宗教課程。一九五九年教徒與警察衝突，多人被捕，波共就取消了學校的教義問答，翌年撤銷新建教會的批准，強迫大學中二百名波籍教授提早退休，一九六一年全部禁止學校的宗教課程。一九六二年記者郝蘭於保安警察前往拘捕時跳樓自殺。一九六三年以紙張缺乏爲由強迫兩家雜誌停刊，老作家康乃基被捕。爲此，有代表性的三十四名知識份子，於一九六四年三月末，致書總理西倫凱維茨，抗議紙張配給的方式，要求言論自由及廢除出版檢查制度，雙方數度會談，并未獲得任何結果。

與知識份子的抗議書差不多同時，一位自稱是戈慕卡復出後返還文化界，直到最近還在某出版社任要職的匿名作家，寄稿巴黎的世界報說：戈慕卡已與協助其復出的進步份子分手，一年以前報刊用紙就節約三成，文化預算已大量削減。兩份與文化有關的週刊合而爲一，統稱爲「新文化」，而這份雜誌是由舊法西斯份子，現今忠於共黨的人們把持。這樣，在三千萬人口中，僅有文化週刊四種、和文學雜誌二種，至於誇耀傳統的詩，竟沒有一份專門雜誌。除去新進者不算，波蘭詩人在三百名以上，但連古典詩在內，每年只准印行七十冊，申請發行後，還得等上四、五年時間。一九六三年文學書籍出版總額爲三七〇種，那和獨立以前的一九一三年，文盲還佔人口半數的時代差不多。出版要經文化部出版局核准，如果不受該局局長薩特爾斯卡女士歡迎，就沒有核准的希望。因爲文化預算削減，一九六三年國營電視廣播預算和劇場補助費減少四成。爲了工作減少而吃不飽的畫家、作家、新聞界人士，不得不到處尋找新工作，甚至借酒澆愁。抽象繪畫雖可自由展覽，但嚴禁出售。有些演員、畫家，每天要作十幾種臨時兼工。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間，波蘭作家協會華沙分會集會時，六十三歲詩人威加，要求嚴格整頓波共領導階層而引起辯論。很多人贊成他所提議的撤銷出版限制，廢止檢查制度及對作家之監督。他們并譴責對一名經濟犯因盜用公款而處死刑（乃二十年來之首次）的措施。這次會中且曾提出修正文化政策一案。更有趣的是，前引被匿名作家攻擊的「新文化」週刊，竟也於同年七

日間抨擊波蘭的報章說：「波蘭新聞所以不能取信於西方各國，是因為它忽視了新聞報導的基本原則」。它指出波蘭新聞忘記了五「何」，就是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因此它呼籲要「向資本主義的新聞學習」。

一般青年的態度如何呢？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日本每日新聞的維也納特派員塚本在他旅行東歐後的報導中說：最近波蘭「輿論調查」透露，波蘭青年們喜愛的音樂是爵士樂，尤其是「聖路易·布魯士」(St. Louis Blues)。尊敬的藝術家是畢卡索。尊敬的人物是愛因斯坦，其次是黑魯曉夫(當時尚未明台)。喜歡的男明星是葛利格萊畢克、約翰·馬雷。女明星是布麗姬特·巴爾特、露露布麗吉妲和蘇菲亞羅蘭。而暢銷書却是海明威和史坦貝克的作品。其中沒有一人一物是波蘭產。那時候正在波蘭反自由化的浪潮中，但青年們却依然我行我素。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波蘭下令保安部隊與正規軍合併(幾乎引起叛變)，在共產國家實屬僅見。但保安警察首長米·莫查爾業已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升任內政部長(合併命令由他和國防部長斯彼哈爾斯基簽署)，因此合併事件也未必可稱為「自由」的象徵。

三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至二十日，波共舉行第四次大會。會中透露第二次大戰中，納粹在波殺戮了六百萬人，包括華沙在內的工業中心區被毀，國民財產損失三八%。單就農業言，家畜喪失九四%，不動產損失二八%。可是目前每一百公頃的農產品生產量已較布爾喬亞時代約增六六%，一九四七—六二年間，牛羊頭數增加到二倍，豬增加到四倍。按人口計算每人的工業生產已較戰前增大到十倍。電力生產增至戰前的五倍，粗鋼及壓延鋼四倍，水泥三倍。機械工業增大到布喬亞時代的三〇倍、化學工業二〇倍。工業勞動者四倍、技術人員八倍，而國民所得也增到以前的三倍。現今波蘭每人工業生產力當英國、法國、西德、義大利的六〇%，而布爾喬亞時代則僅當英、法、德、義的一七——一八%。該大會通過了新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七〇年)，最終年度的目標為總工業生產量增四五—四七%，農業生產量增一四——一五%。國民所得約增三〇%，個人消費基金增二五%。為此須

較第二次五年計劃增加投資三六——三八%，即八、三〇〇——八、四〇〇億滋羅提(波幣、官匯二四滋羅提等於一美元)。而總投資額的四分之一，要用於發展農業生產力及農業機械、化肥之提供。

為了誇示本身經濟發展的迅速，共產國家常以戰前的低水準，來與目前的生產作比較，事實上波蘭一如其他東歐國家，經濟發展極不順調，尤其是農業。可是，在波蘭工業中，農產品加工業佔二四·三%，純生產額的二二%，該項產品輸出，佔總輸出額的一八%，在對西方輸出中佔三九%。農業失敗，一方面嚴重地影響輸出，一方面又須耗費外匯向國外購糧，也就間接打擊到工業生產。在一九六四年度的生產計劃中，波蘭把它的固定投資增加率壓低到一·七%，礦工業生產壓低到六·三%，農業生產則僅一·一%。這些都是事非得已。為了挽救其經濟危機，波蘭不得不多方努力。

本來，波蘭迄今只用鼓勵而不用強迫手段實現農業集體化，因此農地仍有八五%在農民之手。然因耕作方法陳舊，主要依靠耕畜。國家農業投資不足，農民仍須靠天吃飯。而農產品收購價格過低，農民無法蓄積足夠資金以改善生產方式。以致農民的自由經營，並未獲致較好成績。政府不得不於一九六三年提高牛乳、馬鈴薯和豬等的收購價格，以顧及生產者的利益。并增加農業投資，努力提高農業機械、肥料、種籽和農藥的供應力。另一方面，一九六二年時會提高私營農業稅一四%，將欠稅的四萬五千個私營農場充公。這是威迫與利誘併用了。

在工業生產方面，波蘭也正從事「修正」。談到社會主義經濟的「修正」理論，波蘭的資格頗老。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最近死亡的波蘭經濟評議會主席藍治教授(Oskar Lange)就倡導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是說在共產政權下：(一)為使供求關係平衡，與其將責任放在黨所領導的計劃設計者肩頭，毋寧重視價格體系。(二)一切指示，要使國有生產企業的管理者，能在上述價格體系下，為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努力。

波共第四次大會中，除了第三次五年計劃之外，也討論到改善國民經濟計劃化與管理的方法。此後，在波共中央理論、政治性機關雜誌「新路」上展開討論，很多理論家、實踐活動家都參加，包括藍治教授在內。據外電報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波共中央全會已批准工業改革方案，將政府各部主要行政權下放到各企業聯合，生產將配合顧客的需要，重視利潤動機

，各產業自設販賣網、批發業、直營商店、配件倉庫等等，自行負責運營，而工人也將獲得較好的待遇。然而改革的實施或者說實驗，并不自今日始。

(一) 一九五九年波蘭就把中央各部和企業之間的一九一個總管理局撤銷，成立一四一個企業聯合，中央關係各部，也由一九五四年的一四個減為一九六三年的七個。企業聯合負責擬訂各該部門的長期計劃，調整其管轄下各企業的活動，並實行獨立核算制。

(二) 最近波蘭政府向議會提出一九六五年計劃的同時，也製定了一九六六年度的基本計劃。前者仍是「命令的」，後者乃係「指示方向」的目的在保持計劃的連續性。

(三) 過去波蘭企業的計劃指標雖因部門而異，但常達二三——三五項之多。一九六八年會縮為七種，其後又逐漸增加，至一九六一年才停止。一九六二——六三年，對工業生產的評價，約五〇%用「總生產」指標，二七%用「商品生產」指標，其他相當比率用「基準加工費額」予以評價。一九六五年則改採近乎「純生產」的指標。目前波蘭認為「評價技術與經濟進步水準之基礎的綜合指標，應為盈利率與降低成本」。利潤總額并非評價基準，而應是它對於成本的比率也就是盈利率。根據盈利率計劃的執行程度，將其收益之一部作為企業基金（一九五八年三月廿八日決定企業自有基金），並可用作企業從業員的獎金。

(四) 今後企業聯合的投資，中央政府的投資（依特別目錄進行者除外），各個企業（本身資金不足時）的投資，均由銀行貸款。中央投資無息，企業聯合須交二——三%的利息，貸款均須償還，各個企業償還期不得超過五年。此外并考慮徵用固定工業設備使用稅。

(五) 價格方面：○從製造生產資料的企業看來，盈利率應儘可能求其一致。○本此方針，實施一九六〇改訂，一九六二年元且起修正，一九六五年元且起再修正過的價格。○今後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成本的減小，而降低價格。○製訂價格，應以各種製品的平均成本水準及平均利潤為準。

三

爲了挽救經濟危機

波蘭的社會主義之路

除了在經濟計劃管理制度上從事修正外，更不得不

尋求外來的助力。首先是對於蘇俄和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依存。

一九五九年時，波蘭產煤已居世界的第六位，西里亞利的煤藏量佔其全國總埋藏量八二〇億噸的八五%。可是，它雖也產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鋅和鉛等等，但爲數不多，這是它工業化的大障礙，雖然新五年計劃中，將以巨額投資開發本國的燃料、動力及原料基地，然而天然礦藏不豐，是沒法克服的。一九六四年四月間，波蘭政代表團訪問蘇俄時，戈慕卡會公開承認，蘇俄彌補了波蘭所需鐵礦石的九〇%，以及差不多一〇〇%的石油和六七%的棉花。這樣的依存程度，是不容易在短期內擺脫的。

在東歐國內，波蘭是比較工業化的國家之一，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際分工專業化與多邊合作方式，是對它有利的，因此一九六四年七月，它和捷、匈發起成立「國際冶金組織」（嗣後俄、保、東德亦參加，總部設布達佩斯，於一九六五年元且開始活動），上述六國還成立了專門生產軸承的組織，使合作方式多邊化。戈慕卡對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態度，近來也轉趨積極，當羅馬尼亞爲超國家計劃機構而揭起反旗時，他却說爲了全體有時不得不犧牲一些自己的權利。

僅僅來自東方的助力是不够的，波蘭更要向西方尋求活路。一九五七年波蘭就接受美援，每年從美國及加拿大進口食糧。在共產國家中，只有波蘭和南斯拉夫在美享有最惠國待遇。當時蘇俄責難它說，接受帝國主義的援助，就像是蒼蠅自己投向捕蠅紙。然而戈慕卡不加以理睬，積累迄今，波蘭已欠美債七億美元，要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償還。波蘭的對外貿易中有四〇%是對資本主義國家（二五%以歐洲共同市場六國及英國爲對手方），而其農畜產品，向以西歐各國爲外銷市場。它老早就「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準會員國，一九六四年春，它又申請參加「甘迺迪回合」。爲此，它提議依自己國內市場成長的一定比率增加對西方貿易，并把它納入國家計劃之內。同時由於在西方所獲有利關稅待遇而增加的輸出所得，要用來購買西方貨物以擴大輸入。十月間波蘭貿易部長特朗普欽斯基率領代表團，又到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市場總部去有所接洽。

爲了擴大對西方貿易，波蘭把僑匯（波在海外有僑民一千萬人）匯率，提到此黑市還高（一美元等於七二茲羅提）。在國內設有美元商店，本國入也可以美元購買物品，與外國人享同等待遇。而且戈慕卡還向經濟互助委員會

提議、各會員國在國際合作銀行」的存款，不應僅限於盧布，其一部應為黃金、美元、英鎊，凡屬在會員國相互貿易中出超的國家，應即以此現金清算。在一五〇種由會員國專業生產的工作機械中，有一五種波蘭為唯一供應國，它的煤炭也是若干會員國的燃料來源，因此它在會員國貿易中是出超的。依照戈慕卡的建議，它可以從此項貿易中獲取外匯，用來擴大對西方的貿易。此外，一九六五年夏，波茲南舉辦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國際樣品市，西德、比利時、法、義、瑞典、丹麥、英國等有地位的廠家，都前往參加。波蘭和這些廠商，分別商談了輸出入及技術合作等問題。

最驚人的舉動，是波蘭竟然允許將其失業的煤炭工人，送往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而且要在波蘭國內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廠商，舉辦合營公司。在這一方面，它又是東歐的開路先鋒。因為這已從貿易擴大進展到企業合作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西德大康采恩之一的克虜伯總經理巴伊茲訪問波蘭，與西倫凱維茨會談結果，決在華沙附近設立生產重機械等的合營公司。由克魯伯提供資金、技術、工廠設備並擔任經營管理，波蘭則提供廠地、勞工。該廠由西德運來半成品，在波蘭加工完成。成品銷售在其產圈由波蘭負責，西德及克魯伯原有市場由克魯伯負責，此外則由雙方共同負責。

西方自由企業與共產國營企業合作，技術上當有不少困難，其盈利如何分配，以及是否有一天會被收歸國有，都不得而詳。但西德勞工不足，工資高昂，而波瀾據稱有五十萬的過剩勞動力，且其戰後出生的青年也已成人，因此，這種合作至少在現在是互利的（動機當不只此）。除了西德外，波蘭還與奧國、瑞典等西歐國家的私營企業，商談此種類型的合作。克魯伯也將

與匈牙利創辦合營事業。而英國與捷克、義大利與保加利亞、西德與南斯拉夫，也將起而效尤，合辦某種生產事業。

波蘭也接受西方延期付款的信貸，而波總理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抵巴黎，二十日抵維也納訪問，十月十四日義大利總統訪問波蘭，以及最近美國貿易代表團之抵達波蘭、匈牙利，都預示着波蘭對西方貿易，當較前更為發展。

五

波蘭原本接近西方文化，但却被關入東方鐵幕；酷愛自由的波蘭人民，被置於共黨獨裁政權的統治之下；波蘭雖為西斯拉夫族，但與俄國仇恨頗深，目前在波蘭仍隨處可聞對蘇俄的輕蔑與憎惡之聲，但為了恐懼西德報復而又不得不依靠蘇俄（蘇俄極力作此宣傳，正是為此），且爲此而不能立即打破鐵幕，推翻共產政權。戈慕卡要走自己的社會主義之路，但在政治經濟上擺脫不掉對蘇俄的依存；他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又不得不尋求西方的援手；他給與人民較多的自由，但一遇到經濟困難，政治不安，又須要立刻收緊，因此他的聲望愈來愈低了。波蘭人是在矛盾中過活，因此每年要化費二五〇億茲羅提到飲酒上。他們固然是借酒澆愁，而戈慕卡的那條波蘭的社會主義之路，也隨時在搖搖擺擺，似乎有幾分酒意。不過，共產主義規制了他的基本方向，所謂民族主義，所謂自由，所謂接近西方，都自有其一定的限制，那就是他的社會主義之路。

共匪之少年兒童運動

張敬文

共匪的羣衆運動，主要包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爲一般人所忽略的少年兒童運動。共匪爲

什麼把少年兒童也搞成一種運動，理由很簡單：第一，少年兒童代表着人類的將來，掌握了今天的少年兒童，就掌握了人類的將來；第二，少年兒童的